

正月十五雪打灯

■李云鹤

正月十五，春节刚过，大红的对子还贴在墙垛上，乌黑或烫金的大字闪着亮光，蕴含着浓浓的祝福，像刚过门的新媳妇儿，周身喜气洋溢。一些对子被淘气的孩子揭了边儿撕了角儿，微微翻翘着，还不是发出呜呜声“呜呜，哗啦，嗦嗦……”，像一支芦笛，热闹着岁首的年味儿。对联儿下面，白面浆糊结了厚痂，牢牢地贴在墙上，隐现着涂鸦般的红晕。那是贴对联时，温热的浆糊濡湿了大红的彩纸，彩纸脱了色，于是，白花花的浆糊便跟着沾了光，染了这丝丝缕缕的红，像村里媒婆滑稽的浓妆，白里透着红，红里透着白，显得憨态可掬。镂空的挂钱儿披红挂彩，单薄的身骨有点儿弱不禁风，有的早被疾劲的西北风扯短了筋骨，胡乱地纠缠，像手工粗糙的彩纸，招摇在千家万户的门口儿上。可这驳杂凌乱的色彩，却将小山村的年味儿渲染得愈发凝重粗犷，像自家酿制的豆瓣酱，有着它独有的粗野的味道。

“新年到，真热闹，丫头戴花，小子要炮。”半大小子的心性最野，吃过早饭，他们就陆续走出家门，在村子里东游西逛。女孩子留在家，耐着性子穿衣照镜的。豁着功夫儿梳梳头，洗洗脸，再扎上两条大红或艳粉的绸带，一下子变得花枝招展，这才呼朋引伴地走出家门。男人们在家里撒了牛羊，清了棚圈，然后，拍拍一身尘土，将过年的新衣抻得板板正正，也陆续出了院子。他们或聚在坝堰上谈天说地，或凑够了人手儿去打牌。一会儿，坝堰上的人们渐渐散去了，这里才暂时恢复了宁静。黄土板上，丢着些烟头儿，有手卷的旱烟头儿，也有带过滤嘴的洋烟头儿，它们顶着黑黢黢的烟灰，像戴了一顶顶帽子，横七竖八地躺着，长的，短的，肥的，瘦的，像冻僵的地蚕。

这些日子，男人可以趁年节打牌喝酒。七八岁的毛头小子最快活，像无拘无束的小家雀儿，吃过早饭，拍拍屁股抹抹嘴巴就走了。他们有的去封冻的河面上溜冰，有的跟大人们去看牌，还有的聚在一起放鞭炮。大人有大人的消遣，孩子也有孩子的乐子。他们在一堆儿俩一伙儿的，脑袋瓜儿上还留着一道一道的剪花，像扣了半个西瓜壳。几个青皮脑袋扎在一块儿，不一会儿就想出鬼点子来。他们找来些洋瓶子破罐子，把点燃的鞭炮扔进去，炮响了，瓶瓶罐罐也碎了，这些调皮鬼就笑了。于是，他们又想着法儿地去惊惊谁家的鸡，吓吓哪家的狗，搞得鸡犬不宁。

半大的丫头小子出出入入，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有说有笑地出了这家，进了那家。一撮伙伴儿还没凑齐，村头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于是，刚进屋的人撒丫子就跑，连正在洗碗的的丫头也扔下活计，甩甩手跑了。惹来当妈的一通埋怨，“这些丫头片子，又来招魂儿，一帮疯子……”她一边数落，一边挽起袖子，接着刷洗丫头扔下的碗筷。“咚咚、咚咚、咚咚……”当妈的刚接活计，欢快的锣鼓声就敲得山响，像盛夏的惊雷，猛然划过天空。“哦，怪不得这些小妮子都撒欢儿跑了，闹半天是办会的来了……”当娘的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落起袖子拍拍衣襟儿，乐颠儿出了院子。

这时候，村子中央的场地上早已人头攒动，人们围城一个大圆圈，都瞪大眼睛看会呢。只见人群当中，老舅婆子拖着浓眉、红脸蛋儿上点着大黑痣子，挥着大笨篱扭得正欢。一不小心，戴在头上的黑大绒帽子就掉在地上，马上有顽皮的小孩子挤进人群，一把抢走帽子。老舅婆子一边假装生气，一边迈着小碎步追赶，还扭扭着红红的大嘴巴出着洋相。见状，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帽子也被调皮的人们传来传去，像击鼓传花一样。不一会儿，老舅婆子脸上的胭脂就掉了渣儿，成了大花脸。这边儿，傻柱子翻穿着白茬儿皮袄，手里的长鞭抽得正响，鞭梢儿上的两只线子扎的蝴蝶滴流乱颤，活脱脱的，像要飞起来似的。我最着迷的，却是盘坐在花轿上的一双假腿脚，外面的裤管圆鼓饱满足以乱真，尤其是那一双金莲，竟然真的只有三寸多长，小巧玲珑的，像两个深秋熟透的大辣椒，缝制的技艺真是巧夺天工。场边儿最不显眼的地方，老舅公一脸忠厚，正努力地做划桨状，他的神态动作看上去夸张可爱，不时招来阵阵嬉笑。

看会的人向办会的人搞恶作剧，办会的人对着看会的人做着鬼脸儿，不一儿，这看会的人和办会的人就挤到一起，有扔鞭炮的，有使坏的，还有一个大拿把傻柱子撂在地上的……男人和孩子争相出招使坏。女人们则捂着嘴偷笑，笑这些平时板着脸的男人们一下子没了正形儿。人们闹够了，笑够了，演出也基本接近尾声。于是，村子里有威望的人便拿了烟酒和红包，塞给秧歌队的头头儿算作犒劳。东

西不多，送礼的人诚心诚意，收礼的人也不嫌弃，彼此图个乐呵。接着，演出的队伍便举着缤纷的彩旗，敲着锣鼓，浩浩荡荡地向下一个村子进发了。

这么玩着乐着，白天就过去了。村里最会找乐的人要算福义三叔了。三叔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三，个子却是最矮的，人也老实巴交。兄弟多，才貌又不出众，三十来岁才成了家。可三叔脑袋瓜儿却活络，硬是没耽误发财致富。三叔的体格干农活不占优势，就扬长避短地耍起了手艺，在供销社门口摆了个掌鞋的摊子，没人见他低头数票子，只见他整天推着个破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的，到了年根儿也不闲着。没几年，三叔就成富裕户了。

三叔是村子里唯一一个去东山上撒灯的人。

正月十五，夜幕微垂的时候，三叔便端着大铝盆出了他干净清洁的小院，他身后还跟这些半大小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光脑瓜儿的、戴帽子的，都屁颠儿屁颠儿地跟着，成了三叔的喽啰。一行人很快来到东山脚下，再费劲巴力地把大铝盆端上山去，这时，天色渐暗，东山的山脊却依稀可辨，像一青龙似的静卧在元宵节的夜幕之中。三叔领着他的一群小兵嘎儿开始准备撒灯了。撒灯的原料是一些粗谷糠，里面拌了煤油，这样可以提高谷糠的可燃性。

不一会儿，只见一些参差的身影，出没在黑黢黢的山梁上，那些影子一会儿猫腰，一会儿下蹲，一会儿又一路小跑，一刻也不闲着。那些身影参差不齐，形态独具，像一幅正在上演的巨幕皮影戏，起伏的山梁是他们偌大的舞台，藏青的夜空做了宽厚重的帷幕，将那些瘦小的身影托衬得轻盈灵动，像电影里的武林高手正在飞檐走壁。

东方，夜色初润，如碧莹莹的海面，顷刻间托着晶莹圆润的满月，慢慢浮出天际。明月高悬，像一盏银灯华光四射，将山脊的轮廓映得清晰丰满。月亮周围，是细碎的星，疏落地点缀在深邃辽远的天幕，像千万颗宝石熠熠生辉。

天上，月亮像待嫁的新娘，羞答答地轻移莲步，欲语还休。地上，东山脚下的村庄灯明盏亮，几户人家还有没散的晚宴，豪饮的男人们还在猜拳行令，“五魁首啊，八马双啊……”粗糙宽厚的手掌挥成蒲扇，把满屋的酒气和说

笑声送出屋外。

往往就在这个时候，福义三叔就开始撒灯了。他指挥着一群半大小子，先按照一定的距离把谷糠堆好，直到把一大盆的谷糠全部分完，三叔才下令点火，有点沙场点兵的气势。三叔一声令下，这些半大孩子便开始点火，谷糠次第亮了，一堆、两堆……最初，火苗尚弱，势如残豆。不一会儿，一簇一簇的火苗就顺着山脊连成长龙，借着风势渐渐烧旺，一下子照亮了半个村庄。孩子们见状欢天喜地，不时发出阵阵惊呼，像凯旋归来的将士，有点壮怀激烈。山下的人们也闻声走出屋外，盯着东山岗上的火龙指指点点“快看，快看，前头烧得正旺哩。”“嗯，赶紧，后面的要熄了！”就连酒过三巡的男人们也离了酒桌，出来凑热闹。渐渐的，谷糠被接二连三地翻了几遍，几乎烧成了灰。灯，便一盞一盞地熄了，终于，所有的灯全熄了。这时，三叔才领着一大群孩子有说有笑地下山了。村里人也陆续回屋，或打牌，或唠唠嗑儿，或接着去喝酒。

有时，还没待三叔撒完灯，天上就簌簌地飘雪了。洁白的雪花飞旋着扑向灯火通明的小山村，迫切地落在窗花幻化有致的影子上，似乎在赶赴一帘幽会。雪，轻轻地飘着，毫不顾及三叔燃起的烟火，三叔也够执着，亲手点燃拌好的谷糠。一堆，两堆，如点点星火荡漾在江面，又似点点繁星挂在青灰的夜空。越来越多的糠堆儿被点燃，许多火球瞬间连成一条线，似一条火蛇蜿蜒而动。夜风刮过山梁，雪片轻扬曼舞，火苗摇曳生姿，一同跳起狂野热烈的舞蹈，这一刻，雪与火瞬间交融，映红了半边天幕。最先点燃的堆谷糠火苗渐弱，马上会有人用长棍翻动谷糠，新翻的谷糠浸了煤油，见火就着，重新助燃了将熄的火苗。于是，谷糠重新燃起烈焰，窜出一尺多高的火苗儿，像火红的舌头，舔舐着迷人的夜色。

火苗儿悠悠地舞着，白花静静地开着。母亲双手扶住两扇木门，望着簌簌扑来的雪花，低声说“正月十五雪打灯，来年五谷丰。”说完，她就笑笑，仿佛那个瓜果飘香的丰年已在她眼前了。

终于，东山梁上的火苗儿渐渐熄了，糠堆儿还在冒着青烟儿，细细的，袅袅的，淡淡的煤油味儿随风飘溢，像这大十五的年味儿，随着光阴渐行渐远了……



种春风

■哈日沁

七九河开八九燕来
春天里
春风一刮，冰雪消融
在一个人专属的日子
就蓦地想起了这个人
他那胖嘟嘟的脸像个苹果
笑咪咪得无比真诚
那个人就是你
——雷锋

五十八年前的这一天
一个伟人的一行楷号召
“向雷锋同志学习”
把这个日子赐给了你
赐给了我们
赐给了广袤的神州大地
从此，你走出军旅
走出鞍山、抚顺
走出风光旖旎的辽南
走向了长城内外，南北西东

仅仅二十二岁
你这个阳光、正气的战士
这个来自湘江江畔的后生
金色的年华，就定格在前行的路上
定格在绿色的军营
斯人去，言犹在，行在迹
那是小学课本上一件件
充满正能量而且暖人的事迹
是镌刻在行人口中不是碑文的碑文
是汨汨的小河，柔柔的春风

你是一个汽车兵
你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生
青春的风采在征途中闪亮
知识的雨露在成长中受用
你历经苦难却总是不屈不挠
把温暖和挚爱种在人们的心田
你就像一个忠实的农夫
在黄土地上不懈地耕耘
种下汗水，种下希望，种下春风

还记得那张照片吗
你挎着冲锋枪的那张
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那张
你举着雨披护送大娘回家的途中
你呀，阳光雨露是你
雨后彩虹是你
校园的红领巾和歌声是你
蓝天的鸽子是你
巍峨的纪念碑是你
你永远耸立在山河间
耸立在战士中
耸立在春天里
成为最美的画图
最美的风景



雪野奔马图 摄影张今卓

中元节

钟奎生是教历史的老师，因此，很注重传统节日，特别是祭祖的节日，他过得更加认真。

但近几年，他患了骨骨头坏死的疾病，行动不便，就把这一光荣使命交给了儿子。中元节的前一天，他拐着腿去商店，买回了各式各样的冥币三大包摆到儿子钟燃的面前，说，明天中元节，你回家上上坟吧。

爸，我明天有个重要活动，去不了。啥活动有祭祖重要？你这是忘本！钟奎生的脸一下就阴下来。我真脱不开身子，不行我后天去？不行！你的活动不能后天搞吗？钟奎生有些恼怒了。

爸，我通知了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哪能说改就改？不行！让我妹妹去吧！你这孩子咋这么糊涂？家有男丁，哪

有女人上坟的？

啥年代了，你还那么多讲究？也太认真了，春节上坟，清明上坟，端午上坟，中秋上坟，中元还上坟，在咱北方，你看谁家过这个节？再说了，谁去不一样，干嘛非要我去？祭祖就是一种形式，干嘛非要用上坟这种？

父亲的坚持和执着，儿子失去了耐性。你这不忠不孝的小瘪犊子，是想气死我呀！钟奎生用右手的拐棍使劲地点着地面，左手伸直，用颤抖的食指指着儿子。

儿子钟燃看父亲气恼的样子，本不想顶撞下去，但听到不忠不孝这个字眼，还是没忍住。

爸，别搞这形式主义了，一年上几次坟烧几次纸就就孝了？你们哥仨个呢，可我奶奶现在住在敬老院，你们除了按月掏费用外，看奶奶的次数还不如去坟地的次数多……

你……钟奎生被儿子话戳到了心窝子，气得

脸煞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重阳节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正好是农历的重阳节，这一天令我难以释怀。

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旅游，是父亲安排的。父亲说，咱这是世界地质公园，景点多，景色好，领着同事们来看看玩玩，刚到新单位，联系联系感情。

父亲就在这地质公园工作，但究竟在哪个景区，具体是干什么的，他一直没告诉我。父亲说，节日假期这几天，景区特别忙，我没时间接待你们了，给你打一万块钱，和你的同事解释一下。

有了资金保障，我们一行六人自然玩得挺嗨。但七号那天，也就是行程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个景区，出现了一点状况：我们有说有笑玩得正在兴致的时候，突然闻到一股恶臭的气味，抬眼望去，一厕所旁边正停着一辆轮式流动厕所车，一个清洁

工身着蓝色的工作服，穿着水靴，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正弯着腰清洗车上的马桶。臭味正是从这里发出。我们只好扭头绕道逃离。

一个同事说，太臭了。另一个同事说，我们离这么远都受不了，那个清洗的人咋受呀？

不容易呀！社会上就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敬重！……

同事这样都这样评论，我的内心也涌起阵阵感动，不由得回头望了一眼，正赶上那个清洁工抬头用衣袖擦汗，四目相对那一瞬间，彼此就认出了对方，是父亲！

父亲慌乱地低下了头。我想奔过去见父亲，可这脚却没能能力改变方向，想喊，喉咙总也发不出声音……

返回的路上，我一直在纠结中。重阳节，我突然觉得心中升出了两个太阳，一个在蓝天上，一个在乌云里……